

ZHONGGUO
JINGJI CAIXIANG

中国 经济猜想

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结合民生、历史、社会、文化等层面，从理论的高度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经济趋势做出大胆的猜想。依靠鲜活的案例、详实的数据，在追忆辉煌、反思过去的同时，开创性地提出了“资本化、金融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规律性发展路线，为过往的得与失找到了动因，也尝试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找到最可行的途径。

陈斯文◎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ZHONGGUO
JINGJI CAIXIANG

中国

经济猜想

陈斯文◎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经济猜想 / 陈斯文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80688 - 569 - 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经济预测-中国 IV. ①F12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4621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项 新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 www.tssap.com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论： 抢先者得以生存

绝大多数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都会无声无息地被人们淡忘。

然而，西方世界的崛起完全不在其列，和罗马帝国的兴衰、苏联的覆亡一样，它注定了要成为一段被世界永恒铭记的历史。直到今天为止，它所带来的效应，仍旧在震撼着我们这个世界，由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奇迹、数字，在几个世纪的时光里，始终为世人所传诵。

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崛起？或者说，是什么造就了西方世界独有的经济发展道路？

从上个世纪开始，无数学者就这一问题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并藉此造就了当代经济学的宏伟大厦，得到了许多在社会科学领域颇有价值的结论。

然而，尽管这些努力卓有成效，却始终未能达到一个概念上的统一：在早已有之的全球竞争中，西方世界是如何生存下来，并且如何获得了令世界翘首的地位。

在我们所知所学中，掠夺——特别是殖民剥削，是西方世界完成原始积累的最主要手段，在这种观念的描述中，西方世界以残酷的面目出现，凭借着暴力剥夺美洲印第安人、奴役非洲人，以及自己的许多下层社会阶级成员，完成了所谓的原始积累。

不过，正因为这种积累被冠名为“原始”，也就证明了就资本大规模积累的起步而言，这种积累的收效并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甚至于根本起不到我们想象中的作用。

举一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西方世界的崛起，靠的是早期的超额掠夺，那么今日世界的霸主，理应是掠夺了更多金银的匈奴、或者是成吉思汗。



思汗的蒙古，而最早征服了美洲大陆并且满载而归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也应当长久地强盛下去。

现实的情况是，上述民族和国家，要么蹶而不振，要么干脆已经淡出了世人的视线之外，成为了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概念。

除此之外，在惯常的观点中，对海外资源的利用，也被认为是发展的主要动力。诚然，我们需要承认这一内在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直到19世纪为止，许多宝贵资源的用途，都集中在西方世界内部的战争经费领域，而不是致力于经济与贸易。

正因为如此，类似于海外高压统治所带来的好处，并不能解释发展的全部，更无法解释西方世界在几个世纪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现实。

事实上，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在经济学中不存在现成的答案，有的只是规律与趋势，和历史发展一样，对规律的遵循，就意味着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对趋势的引领与追随，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纵观过去的岁月，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企业、个人，举凡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无一不成为规律与趋势下的牺牲品。

那么，在经济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规律与趋势”呢？

二

时至今日，尽管无数学者已经在这一问题上竭尽心血。所得到的答案却仍然莫衷一是。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有切入角度上的区别，也有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更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不可调和，还取决于经济活动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随机事件，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未曾对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过整体的思考。

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商业界到学术界，一场旨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大讨论始终在进行着，这种讨论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身份来源，尽管是以中国经济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于美国、欧洲等不同的制度空间之中，在相互对比之中寻找不同，在彼此论证之中挖掘



根源。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一个迫切的问题逐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在中国经济的研究中，我们不但缺乏足够完整准确的数据，缺乏丰富的历史素材，也没有目标明确的经验积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未能对历史沿革形成一个系统准确的认识。

在几乎全部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中，正是由于前两点的缺乏，才使得所有的判断和结论，几乎都建立在他们的个人观察、感性认识与灵光一现的学术智慧上；而另一方面，企业家们的目光尽管有着得天独厚的职业敏锐性，却又往往流于个人经验主义的层面，而失去了高屋建瓴的战略视角。

毫无疑问的是，在经济发展中，通过学术界与商业界的总结来作为发展的指导，其意义是非凡的，而如果这种指导不能做到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时候，无疑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障碍，甚至于是灾难。

当中国已经成功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时候，这种意义就显得愈发重大。譬如说，在 20 世纪之初，位于南美洲腹地的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15 个国家之一，其人均 GDP 与处于北美洲的美国，大体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然而，当时间到了 2003 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 37756 美元，而阿根廷却停留在 3389 美元的位置上踟蹰不前。在这样发人深省的对比之下，所显示出的不仅是美国经济的非凡增长，更蕴含着其他方面的意义。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我们不妨进行一系列有益的追问：美国为什么能成为美国？

为何能从一个简单而单一的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经济体？

在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繁荣的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动因？

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与促成这种增长的动因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同样的，这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西欧，适用于日本，适用于亚洲四小龙，适用于一切在经济领域创造出奇迹、并且仍然在创造奇迹的经济体。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拷问的时候，就意味着对趋势的探索，对规律的挖掘已经步入了正确的轨道。

三

诚如所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国家而言，这种作用同样存在。

在过去的 200 多年里，无论是那些显赫一时的国家，还是那些成功地超越了列强的新兴国家，无不可以向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匆匆行进的中国提供一系列历史的参照。而这些国家的增长动因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无疑是一段段历史风云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对于正在发展与转型中的中国，它就更加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假如我们对历史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原本应当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资源、人口等因素被削弱了，当原本存在的异质化被同质化所吞没时，就导致了每一个国家实际上被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角力，最终是由一个国家的体制、经济模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

然而，诸如美国、西欧、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绝不仅仅是因为体制和模式。

在数学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如同是一个巨大的博弈场，对于博弈来说，小到一把扑克牌，大到一次战争，都有着它固定的参与者，博弈策略、计分规则。然而和纸牌游戏不同的是，国与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在扑克牌游戏里，之所以总是有人会赢，原因只是因为总是有人会输。而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之中，如果其参与者能够秉承着完全的理性，并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那么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有可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赢家。

不过，假设终究只是假设，在实际层面之中，理性的个人可能存



在，群体却永远不可能是纯粹理性的，特别是作为集合了无数民众意志的国家，就更因为多种观念的叠加而变得面目复杂；除此之外，完全的信息共享也只是美好的幻想，这样的状态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达到，即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潮流下，也会因为一部分参与者刻意的保留而最终告罄。

尽管现实如此，对于我们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正是由于这种不完美，才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洞察、对趋势的追随而抢先成长。反过来，如果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一切国家都有着理性的决策、有着完备的信息，那么一切都将可以预测，奇迹将不会上演，伟大也将不再出现。

简而言之，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经济竞争，能成为赢家的关键就在于占得先机，如同在牌桌上一样，当游戏的参与者选择了最理性、最优化的出牌策略、并且对牌局的形势有着准确的判断时，就意味着他占据了先机，意味着他最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不过，如同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写的那样，“事情总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在经济世界中所诞生的那些伟大，孕育的那些奇迹，其真实的过程总是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许多。这也正是商业界和学术界人士探寻多年，却始终无法得出准确答案的原因所在。

四

在这本书里，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可能要涵盖数百年的历史。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段里，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农民发展到白领，工具从畜力铁犁到最新型号的电脑，我们对宇宙的观察，从伽利略的手工望远镜，扩展到可观测 120 亿万光年太空的光学望远镜，我们的信息传播，从马车、驿站发展到了光导纤维。在这样一段时间跨度巨大的文明史中，其内容必定是无比庞大的。

然而，复杂的东西往往只是表象，在事物的外在面貌背后，其真实的机理却未必不能言说。

在经典的经济学中，对经济所下的定义为：“经济就是遵循一定原



则，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益的一切活动。”而这正是为什么英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依然能够保持经济强国地位的原因所在，其核心的因素就在于，这个国家在几百年里，一直坚守着经济规律、始终如一地走在趋势的尖端。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才能够满足经济的定义，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宏观趋势，最终使一个经济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现持续的高速成长呢？

总结起来，构成了成长动力的因素共有四条：

第一：资本化。

在长时期以来的教科书中，资本这个词汇总是以邪恶的面目出现。而真实的情况是，到目前为止，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任何一种国民经济条件下，它都是最实在、最根本、最重要的要素。

我们知道，缺少了工人、缺少了资源，飞机不可能被制造出来，而没有生产飞机的流水线、没有工厂，也绝不可能造出飞机。然而工人的薪水、资源的消耗、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及一切成本都需要在资本的支撑下才能完成。没有资本，一切就都成了泡影。

正因为如此，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取资本，就成为了一切经济体所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本不会凭空诞生，假如能够将那些实物资产财富货币化，也就意味着将它们赋予了购买力，把“死钱”变成了可以用来支持生产的“活钱”，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运作过程，就是资本化的真正含义。

在经济活动中，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数量最庞大的资本，将其最有效地投入运营，就意味着谁能够在竞争中抓到最多的好牌，成为最终赢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第二：金融化。

所谓的金融化，其实只是资本化的另一种形式，之所以将其单独罗列出来，原因在于它有着独特的手段。

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着可以预计的未来收入，而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未来的收入同样是财富，然而，



如果缺乏明确的手段将这种未来的收入流变活，那么这些未来的收入便只能停留在纸面之上，既不能将其用来消费，也不能把它投入生产。

反过来，如果能够通过一种手段，把这一部分收入变现，就能够获取可用的资本，通过扩大再生产，最终实现获得利润的终极目标。这种提取未来收入的手段，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融工具，而在所有的金融工具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股票。

如果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资本化，是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将实物财富转化为富有购买力的资本，是最大限度地将“死钱”变成“活钱”的话，那么，金融化所指的过程则是——以证券、借贷等手段，将“未来钱”变成“现在钱”，前者是空间上的移花接木，后者则是时间上的斗转星移。

第三：市场化。

当我们谈论到美国经济的时候，总是会联想到它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想到它的自由市场，联想到因此而带来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飞速增长。

在立国之初，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并没有那些古老社会中的繁文缛节，没有那些古老社会中的种种特权。而这一点的存在，则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了解放。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假如一个人要将货物从西北部的鲁昂运抵南端港口马赛的话，那么他所需要缴纳的各种赋税竟然要达到 50 多种，在这些税赋之中，每一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都有着法律上的依据，然而正是这种人为造成的市场壁垒，使得法国不仅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身边的英国与德国，更直接引发了民众的反感，最终成为了引发大革命的导火索。

反过来，早在 1787 年的制宪大会上，美国就着力于建立一个横跨全国的巨大共同市场，禁止对货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税赋、更不允许人为地设立其他的限制。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当市场化的程度足够高的时候，资本就得以最快的速度流动，由此带来的是更快的自我增值。美国在 19 世纪里的历史，正是这一点的最好佐证。

第四：技术化。



生活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其道德规范、法律框架、价值观、以及经济体系等所有人类秩序的表现，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几乎全部受到近代欧美国家的影响。

然而，在 16 世纪之前，在欧洲人逐步进入到非洲、美洲、亚洲之前，这个世界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许多完全不同的信仰、经济体系、文化观念所构成的一个个封闭社会集合在一起，以集合体的形态持续了上千年之久。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封闭社会最终纷纷解体，让世界成为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呢？

这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技术，这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发明，也包含了技术的应用。而技术在成长动力上的表征就是：拥有先进科技的一方，总是有能力也有动力去实现成长。

举例来说，在蒸汽机的功用被发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成了对更先进蒸汽机的要求，而近代商业体系之所以得以出现，在极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一技术的发明与使用。

就另一方面而言，技术领域的领先者，往往在商业游戏上拥有着绝对的决定权。例如火车在发明之初，采用的是四英尺八英寸的窄轨，尽管从任何技术标准来看，这一规格都不是最理想的轨距，仅仅是因为优先的缘故，使得这一轨距规格迅速地铺陈到全球各地，无论是早期的蒸汽、柴油驱动的火车头，还是后来的高速列车，乃至核子时代的今天，仍然有许多最先进的火车，还行驶在古老的四尺八寸轨距上。

五

当我们尝试着从成长动因的角度理解经济、从经济的角度再着眼未来的时候，所得到的结论便会完全不同。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上，自从亚当·斯密在 1776 年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之后，让人为调控走开，让资本自行其是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便开始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作用了。而从资本的作用被人们进



一步挖掘出来之后，这一理论就更是得到了深化与拓展。

在资本化与金融化的大趋势下，资本市场开始出现了，从此之后，人类便拥有了一个可以进行资本交易的大平台，当旧规则、旧世界得到了变化的时候，新的天地也同时呈现出混乱的面貌。

然而，正是在这种非规范化的气氛中，许多国家、地区、企业却获得了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制度、资金甚至于地理环境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飞速的增长，而它们所依靠的，只有抢先一步所带来的便利，与大趋势相吻合所带来的推动力。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里，中国的经历是如此辉煌，甚至于成为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当我们从这种光荣与梦想中抽身出来的时候，却又往往会陷入不知所措的迷惘之中，没有人能够说得清，究竟是什么东西铸就了我们看到的辉煌；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我们的过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现在又意味着什么。

在曾经的一段岁月里，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平行的时空里，当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在一一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秉承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因此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所幸的是，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在渐渐缩短，最终合为一体。

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内容，包含了许多个经济帝国，许多个世界强权崛起的故事，也包括了一个新的经济帝国，一个新的世界强权崛起的过程，那些故事已经成为历史，而新帝国的成长过程还在持续。对故事真相的探究，对崛起过程的描述，作者的责任，就全在这里了。

诚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再次重演，和那些故事中描述的主体一样，中国的成长过程也会成为一段值得向人们讲述的传奇。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1

第一部分 经济思维的解读 /1

第一章 资本化——人类的财富基因 /3

第二章 金融化——资本的增值密码 /17

第三章 市场化——贸易打造的世界 /29

第四章 技术化——资本增长的又一动力/36

第二部分 经济大环境的解读 /43

第五章 国进民退是中国经济的特有现象 /45

第六章 艰难的金融现代化过程 /62

第三部分 中国楼市猜想 /73

第七章 在楼市狂热的年代 /75

第八章 楼市之喜与经济之悲 /90

第四部分 中国股市猜想 /109

第九章 中国股市怎么了 /111

第十章 股市震荡说明了什么 /126

第十一章 善待股市与改善民生 /131

第五部分 中国消费猜想 /151

第十二章 一段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153

第十三章 反思消费与经济增长 /164

第六部分 中国外贸猜想 /191

第十四章 未打响的贸易战争 /193

最后的话——发展民间资本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使命 /208

第一部分

经济思维的解读

繁荣的商业是一个国家的活力之所在，在中国古老传说里生活着的圣人舜，正是以靠着制陶卖瓦罐这样的行当为契机，建立起了人口密集的繁华商业城市，最终发家致富，成功做大，最后获得了一统华夏的权力。

这么看起来，城市的力量远比孤零零的小农作业更具有发展前景，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任何时代的国家管理者都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经济思维的商业性强化，是必然的趋势。

说两句俗话，跟以往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的变化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商业文明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席卷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時候再讨论商业究竟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唯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让思维更符合文明的发展趋势。

在这种商业文明的趋势下，受到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价值论。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念过大学的80后都知道，这个说法在所有经济类教材中都被印成了黑体字——物品的价值

等于生产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

不过，黑体字也有掉色的时候。最近几年，在商业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象，无情地打破了这条几乎成为公理的观点，比方说，在许多时候，规模较小的投资、较短的劳动时间，照样可以实现很高的价值，像百度、腾讯这类公司的上市，就很说明问题——它们都是一人或几人创立的小公司，从创立到现在不超过十年时间，没有什么强大的资产储备，但是却硬是实现了几十亿的市值，比起那些投资巨大、历史悠久的大企业来也毫不逊色。

那么，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在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所奉行的经济思维是否已经过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才是最先进的思维模式？是我们前面提到资本化、金融化、技术化这些东西吗？

第一章 资本化——人类的财富基因

导读： 资本的增长效应，绝大部分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或者说，是资本的运作者所想象不到的，假如资本拥有生命，能够自己进行思考，它一定会被自己的膨胀吓上一跳。

资本是个什么东西

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不妨先来闲扯上几句。

按照历史书上的划分，晚清时期是从 1840 年开始的，这时候的大清国，跟电视里康熙、乾隆那时候的盛世已经基本不沾边了。于是，就有了历史书里那些读起来让人丧气不堪的篇章，一写就是一百年。

不过，国运是一码事，人物就是另一码事，在那个破烂不堪的时代里，名臣一点没见少，掐指一算，似乎比盛世还多出一大帮子，不信的话可以回忆一下，多亏了电视剧帮忙，才让我们知道了乾隆盛世有个刘罗锅子，还有个纪大烟袋，以及他们万年不变的死对头和珅。

在晚清的的名臣里，有一位名叫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是位以开明著称的人物，不过这个说法当不得真，比如说在对待新名词的态度上，他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张大人的手下，有位姓路的幕僚，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有一



天，路秘书在给张大人起草文稿的时候，用了一个“健康”的名词，文稿送给张大人过目的时候，就一下子惹了大祸。

张之洞的文化修养不错，据说还曾经编过一本叫《书目问答》的词典，看到这份稿子之后，他不禁勃然大怒，批了一句话之后就把稿子退了回去。

这句话是什么呢？

“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

我们知道，健康是个中性词，近几年我们越发重视健康，甚至还有几分褒义词的色彩，但是没办法，张大人和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想要用他的爱国心来体谅一个日本名词，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偷着笑一笑张大人的迂腐，只是笑过之后，我们就得拍着胸脯自省一下，这样的事我们是不是也做过？

先别急着否定，实话实说，我们似乎也有过这样迂腐的时候。比如说，张之洞看不入眼的是“健康”，在过去乃至现在的教科书里，我们也一直揪住一个词不放，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一点都不比张大人逊色。

这个词就是“资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资本”的命运大概要比“健康”还悲惨，本来一个很正常的词汇，愣是被放在了贬义词里，不光如此，还有成百上千的学者纷纷写文章批判，更多的人跟在后面大声朗读，把“资本”的面貌涂得漆黑不堪。

我们知道，资本其实就是投入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本钱，这么看起来，全世界都有资本，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有些地方的资本多些，有些地方的资本少些，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词，竟然被弄得一塌糊涂呢？

说起来很简单，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资本”这个词的著作权属于西方欧美国家，是“鬼佬”们的舶来品。而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来说，在过去五百年的岁月里，从一开始对西方的不屑，到后来的势同水火，再到后来的切齿痛恨，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这么一来，就连累了全部中国人，统统对资本产生了误解，加上后来马克思先生写了本